

洪澤湖上觀養殖

徐貽聰

洪澤湖是我國的五大淡水湖之一（名列其中的第四），面積有二千多平方公里（汛期則逾三千平方公里），擁有非常豐富的水產資源和發展養殖業的條件，周邊還有不少知名的旅遊勝地，不僅在江蘇，就在整個國家，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活和生產意義。

讓我感到驕傲的是，我的家鄉淮安市淮陰區也在這個大湖的周邊，是參與管理和利用洪澤湖的市縣之一。前不久回家探親期間，請朋友帶我去洪澤湖觀賞景色，以了卻一個多年的夢想，因為我出生的地方雖離湖不遠，但卻從未有機會了解它的面目。此行還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帶我的回國度暑假的孫女去增加一點對老家的感性了解和認識。

淮安市管轄的幾個縣（區）都與洪澤湖有關聯，為方便行程，也為沿途能夠多看看，我們驅車沿湖走的路程還相當不少，最後才進入淮陰區趙集鎮所管的湖區，並得以在那裏乘快艇進入湖面，就近觀看水產養殖和漁民的生活狀況。行程結束後，我和同行的人，包括我的大學生孫女，都感覺真的是不虛此行。

洪澤湖有悠久的歷史，圍繞它還有許多美麗的傳說和神話，描寫和頌揚它的文學作品更是多得很。在這裏，我不想提及或介紹它們，只是想簡單地說一說如今的「湖水養殖」，因為在我的首次又短暫的湖上之行中，養殖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，說說它還可能讓別人也同我一樣產生關注和期待的強烈願望。

一艘養殖戶的嶄新快艇載着我們幾個人慢慢離岸，穿過一條由養殖戶居住、生活的各類船舶組成的長長、狹窄的「街道」，向寬闊的湖面駛去。我看到，沿着湖畔一條自然河汊停靠的船舶有大有小，頭尾相連，密密麻麻，連綿千米以上，讓人感到從事養殖的漁民戶之衆。坦率地說，他們居住地的外部條件不是太好，空氣中的氣味也不是太讓人舒服，但可以看到他們住家裏的生活用

走近廈門「大喇叭」

張桂輝

初夏時節，一個艷陽高照的上午，我和家人從集美石鼓路出發，驅車前往大嶝島，走進坐落在廈門市翔安區大嶝陽塘村的「英雄三島戰地觀光園」，走近「大喇叭」。

大嶝、小嶝、角嶼，並稱「廈門三島」。五十八年前，這裏爆發了著名的「八·二三」炮戰，三島軍民並肩作戰，立下赫赫戰功，被授予「英雄三島」光榮稱號。

「戰地觀光園」就坐落在風光旖旎的大嶝島上，佔地面積八萬七千多平方米。誰能想像，一派生機勃勃、舉目欣欣向榮的大嶝島，當年曾在狂轟濫炸中經受炮火的洗禮——平均每平方米土地上，落下一點五發炮彈，以致一度成為戰爭廢墟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海峽兩岸劍拔弩張、虎視眈眈。我國軍方在福建沿海建立「海峽之聲」廣播電台，對彼岸官兵進行廣播宣傳，「大喇叭」便是當時的主要工具之一。整套裝置由清華大學力學系研究設計，鉛鋁合金鑄造而成，最大直徑二點八八米，總長四點七四米，重達一千五百八十八公斤。它根據仿生學原理，以壓縮空氣為動力，用語音電訊號控制高壓氣流，產生並傳播很強的語言音樂聲波，發音頭的最大聲功率可達到二萬分貝，有效傳聲距離十二公里。

我們談笑風生地在「戰地觀光園」裏尋覓、走走停停，漫步穿越二百多米長的戰地坑道，如同走過從戰爭到和平的時空隧道。這裏從海岸到陸地，分布着導彈艦、巡邏艇、殲擊機、加榴炮、高射炮，以及其他在炮戰中立下功勳的武器裝備。如今它們鏽跡斑斑靜立於此，令人想起當年硝煙瀰漫的戰爭氛圍。那時它們可都是「武藝高強」、「身手不凡」的戰神啊！

在「戰地觀光園」岸邊，一架安然停放在半掩體內的三十七高射炮映入眼簾。有過十五年軍旅生涯的我，情不自禁地順着地道，登上炮台，坐在一側的操作位上，頓時思緒萬千、心潮澎湃：炮火連天的場面，早已漸行漸遠；硝煙瀰漫的情景，早已消失殆盡。「大喇叭」也完成使命而下崗了。

續

紛華夏

洪澤湖是中國的五大淡水湖之一（名列其中的第四），面積有二千多平方公里（汛期則逾三

極速的反思

鄭家豪

品，特別是各類電器設備一應俱全，有些船隻的裝潢還相當講究。

走過「街道」，快艇突然加速，進入了漁民們俗稱的「衝浪」階段，以很高的速度盤旋於塊塊圍網之間。在前方三面都望不到岸的水面上，散布着大大小小、高低不等的網圈，令人感受到圍網養殖的範圍和興旺程度。不知是因為午休時段，還是其他原因，寬闊無垠的湖面上，不見任何船隻和從事生產的人員，僅有我們這隻小艇孤零零地疾駛在風平浪靜的湖中，顯得十分孤單，但艇上所有乘客的神情都顯得很興奮。

據介紹，圍網養殖已經由個別、分散轉為有領導、有規劃、有明確要求的規模行為，實現了由過去的「單一捕撈」到目前的「養捕結合、以養為主、綜合經營」的理念和方式的轉變。根據科學的進步和人們消費觀念的變化，養殖業也從以往的「養魚為主」發展為今天的以「養蟹為重」（洪澤湖大閘蟹是國內市場上的搶手貨），大大地提高了漁民的收益。

我還了解到，政府的有關部門在繼續對湖區的發展進行着全面的規劃，以期確定湖區各個水面的功能，既不過度擴大養殖面積，又爭取最大限度地發揮各功能區的資源優勢和技術優勢，實現「依法治湖、科學管湖、生態用湖」的目的，相關部門的夢想和目標是「處理好漁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係，為全面建設湖區生態文明、實現漁民小康」。

出了湖區，我們又去參觀了設在淮陰區的江蘇水產養殖研究中心，知道他們在根據蘇北的自然條件進行水產業的研究和指導工作，包括對洪澤湖地區水產業的技術支持。

我的此行只是簡單的一「觀」，時間很短，情況和體會都很不深入，但洪澤湖一個角落的實際「面貌」，包括湖面利用及相關的技術研究和推廣，還有養殖戶的現實生活，給我的印象確實頗深，讓我增加了不少知識，對漁民的未來發展也切實增大了希望。從另外一個側面上說，這一「觀」，還增添了我和我的孫女對老家的深愛，增加了對故鄉未來進步的更多期盼。

HK
人與事

快！是香港的節奏。

快得令人側目，甚至頭眩。

歐美公司派駐香港的人員，驚訝港鐵站人流的步速像一場競賽，在自動扶手電梯，人人拾級而上，等不及了，街上看不到慢條斯理，行人的腳步急促往前。他們領教後，漸漸由不習慣到被同化。

內地遊客入境第一印象，香港事事快捷，快餐店買東西，花時間排隊，但到了櫃檯的剎那，員工手腳並用，配食物，打包外賣，盡在一分幾秒之內，比較內地「你急唔急」的緩慢，香港服務業人員一點不含糊。

美加回來的親友說，三幾年不見，有些地方認不出來，香港變化真快，問銅鑼灣皇室堡的美心酒樓還在嗎？

過去數年間，常在灣仔走動，眼看市內變化，令我驚訝，開始有點無所適從，一些生活習慣打亂，須作重新安排，約朋友飲茶這樣簡單的事，都要花點心思處理，先要知道相約會面的酒樓餐廳還在不在。

首先是修頓球場斜對面的龍門大酒店，開業六十年，是灣仔區的坐標，以前朋友相

約，總說：「什麼地方見面？龍門大酒店啦！」街坊更直稱其為「老相好」。卻在我步出港鐵站的某天上午，看到酒樓結業重建的公告。

半世寒暑，「龍門」與灣仔坊衆朝夕與共，門前左右各有一條精雕細琢的金龍，近兩年高，成為酒樓生招牌，古色古香，傳統風格。在「潮」字當頭、食肆裝飾歐化的現今時代，傳統裝飾的酒樓僅餘幾家，龍門大酒店便是其一，有些過路的外國遊客，在兩條金龍之間拍照留念。「龍門大酒店」招牌大字，高達三層樓，以傳統碑體的書法書寫，不似電腦體乏味。我說是灣仔坐標，問路的、約朋友的，說「龍門大酒店」便明白，見到「龍門」，知道到了灣仔。它是社會題材，有關灣仔歷史推介，名家畫作，攝影師鏡頭下，皆以「龍門」為創作焦點，在書店看到以香港為題材的攝影集，「龍門」常被載入。香港的發展速度驚人，公告拆樓後不消一月，酒樓封上圍板，不足兩年時間，新廈落成，灣仔區增加一幢現代式玻璃幕牆建築物，富人性化的「老相好」從此絕跡。

在「龍門」結業後的半年至一年間，城市「變臉」的速度繼續顯示非一般的強勢，

周邊環境不斷改變，一家金融集團的商廈，內有三家大型酒樓，不消兩月，其中兩家先後結束，街坊茶客老相識本以酒樓打發日子，惟有各散東西。又過了不久，港鐵站旁邊的一家以魚頭招徠的酒家宣告結業。

多少年以來，香港以快速發展為繁榮標準，今月一座高級寫字樓建成，下月一座更新更高的出現，外國遊客流露驚羨眼光，鄰近地區報以讚語。然而，我們是否自以為是，如此快速是否理所當然，城市發展是否只此一種模式？

近年，跟老友談起少年時自己成長的社區的變化，當年與父親飲茶那家茶樓沒有了，母親帶去飲菊花茶、火麻仁的涼茶舖改建了，從小便喜歡的一家古色古香百貨公司消失了，兒時成長的環境，一條短街，一條小巷，一片當作足球場的亂草地，生活中留着腳印的美好回憶，在中年來到的時候，湮沒於繁華發展中。我們這一輩泛起疑問：香港的發展速度，我們可有選擇——高速，中速，穩速？我們嘗試追求更快，但消失更快，且換來高昂的代價。我們需要有所選擇，選擇適合我們生活的速度。在高速蛻變中，究竟得到更多？或所獲更少？

霍無非

丹柿小院依然紅

文化
什錦

柿果仍盛，分量夠足，這院裏，真是著文栽種兩相宜啊！

坐北朝南的正屋是老舍家的小客廳，一張鈎繡覆蓋的圓形茶几，一張硬木雕花圓桌，兩張青布紅木扶手沙發，居中掛着牧童騎牛的字畫，裏面的物品仍按當年的模樣擺放，高貴而不奢華，在這裏，主人會見過數不盡的來賓。客廳的兩頭分別是老舍和夫人胡絜清的工作室兼臥室。老舍的房間一邊連通客廳，另一邊對着院子，打開門，院內的動靜一眼盡覽，寫疲勞了，往院裏瞧上一會兒，緩解倦意。書桌上，擺着老舍使用過的眼鏡、鋼筆、煙灰缸等舊物，彷彿主人剛剛用過。床上整齊鋪滿了撲克牌，能看出這是個很有生活情趣的人。

「丹柿小院」已闢為老舍紀念館對外開放，可以說是北京市保存得最好的名人故居之一。走過院門的五彩木影壁，裏面最顯眼的，莫過於老舍的頭像雕塑，目光深邃，神色堅毅，似在凝思。兩棵樹皮斑駁，那是老舍夫婦一九五三年春栽下的，「丹柿小院」之名由此而來。有意思的是，六十餘年過去，樹幹還接踵保留着不少平民四合院，說明老舍選址的眼光獨到，願和民衆打成一片，接地氣，是他不竭的創作源泉。

「丹柿小院」已闢為老舍紀念館對外開放，可以說是北京市保存得最好的名人故居之一。走過院門的五彩木影壁，裏面最顯眼的，莫過於老舍的頭像雕塑，目光深邃，神色堅毅，似在凝思。兩棵樹皮斑駁，那是老舍夫婦一九五三年春栽下的，「丹柿小院」之名由此而來。有意思的是，六十餘年過去，樹幹還接踵保留着不少平民四合院，說明老舍選址的眼光獨到，願和民衆打成一片，接地氣，是他不竭的創作源泉。

我不是有腿病嗎，不但不利於行，也不利於久坐。我不知道花草們受我的照顧，感謝我不感謝；我可得感謝它們。在我工作的時候，我總是寫了幾十個字，就到院中去看看，澆澆這棵，搬搬那盆，然後回到屋中再寫一點……」這一敘述，乍一看，好像是老舍做事心不在焉，實則是

他愛好多樣，玩物卻不喪志。院子裏四季鮮花不斷，尤其是秋天辦起家庭菊展，看客盈門。他愛小動物，養了幾隻貓，踩壞了院裏的花草，他不但不惱，還「樹碑立傳」寫下《貓》一文。他收藏字畫古董，有空就捧着摩挲品賞，與友人交換心得。他也會玩骨牌和撲克，寫作間隙自摸自玩，「算卦」、「拿大點」、「過五關斬六將」等骨牌單人玩法，有的還寫進了《駱駝祥子》等作品中，所有這些，達到勞逸結合，為的是更好地寫作。

當年作為廚房和孩子居室的東西廂房，現成為展廳，裏面琳琅滿目地展示着老舍的生平，各年代各版本的著作，紙黃字淡的珍貴手稿，以及他神態各異的工作照、生活照和劇作演出圖片。他長期扎在貧民階層，對街頭巷尾的「小人物」極為熟悉，祥子、虎妞、程瘋子、王大媽、剃頭匠孫七等胡同裏走出的人物個性鮮活，栩栩如生，老北京味兒足。他是文壇上的多面手，小說、戲劇、散文、曲藝等都有涉獵，不厚此薄彼，且得心應手，尤以《駱駝祥子》、《四世同堂》、《茶館》、《龍鬚溝》等作品最有影響，如他所言：「我是文藝界中的一名小卒，十幾年來日日操練在書桌與小櫈之間，筆是槍，把熱血灑在紙上。」（老舍《入會誓詞》）

正值隆冬，來參觀的遊客一撥接一撥兒，有時整個展廳滿是人，老中青少都有，他們不是單純追逐老舍的名氣，很多人還是他的忠實讀者，對這位「人民藝術家」的敬仰使他們不約而來，寒冷被聚集的人氣暖化。留言簿上，厚厚的留下了衆多參觀者的心聲，有的觀眾覺得還沒盡意，索性在留言旁畫了一幅老舍肖像，以示崇敬。紀念館從中選出一部分，舉辦了「老舍紀念館優秀留言展」，立於老舍雕像旁，整個「丹柿小院」生輝，雖然不是掛果季節，依然紅火興旺。

「文學就像爐中的火一樣，我們從人家借得火來，把自己點燃，而後傳給別人，以致為大家所共同。」這是十九世紀法國作家福樓拜說的。從老舍故居的盛景來看，正是由於他自己點燃，作品貼近生活，深入民衆，照亮讀者的心靈，才受到如此愛戴。

丹柿小院內立有老舍頭像雕塑

作者供圖



曹操與牛雜麵

飲食
男女

逛完了曹操紀念館，感佩於亂世英雄曹操文韜武略的時候，陡然飢腸辘辘。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

的感覺，每每去旅遊，或者看書看到深夜，總容易餓，知識總是耗費心力，挖空你的肚子，裝滿你的腦子，多麼高雅的能量搬運過程。

曹操曾著有《四時食制》，記載三國時期各種風味佳餚的做法，曹操也是一位吃貨，在他「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」的稱謂後面，一定要加上一個「美食家」。三國時期，人多以麵食為主，偶有食肉，多以豬、羊、禽類為主。牛肉非常金貴，一般很少有人吃。別說是吃了，就算用鞭子打也要謹慎，古時有「立春不鞭牛」之說，也就是立春這天，不能用鞭子抽打耕牛。

仔細一想也是，農業文明時代，牛是主要的勞動力，只有垂垂老矣，才會被人殺掉來吃。牛肉吃了，牛雜也捨不得丟，比如牛

肚、牛腸之類，被做成牛雜麵，據傳，曹操是牛雜麵的發明者。

中國人從漢朝才開始吃麵條，那時候麵條還不叫「麵」，因為下到湯裏，被喚作「湯餅」。麵條剛剛問世，肯定的是稀罕物，曹操讓廚子摸索着，怎樣把一碗麵條做得更美味，廚子就瞄準了剛剛宰牛獲得的牛雜。

廚子把新鮮的牛肚、牛腸清洗乾淨，在沸水裏滾上一滾，把水倒掉，然後切丁後，在湯盆裏醃製，然後，把醃製好的牛肚和牛腸倒入鍋內，與牛筋混煮。然後，佐以亳州出產的藥材、香料、甜醬，很快，湯汁濃郁，香氣撲鼻。

這時候，煮上兩鍋開水，一鍋用來焯綠豆芽，一鍋用來下麵。焯好的綠豆芽放在碗底，然後，麵滾三滾兒，撈出來，放到綠豆芽的上面，稍稍放一些麵湯，這時候，淋上濃好的牛雜，撒上小香葱一把，味道美極了。

當然了，這個是成功的做法，一開始，

李丹崖

廚子可不是這麼做的，他是把牛雜與麵同煮，味道上就欠佳了許多，曹操是個為了吃而不惜挖空心思的人，他把牛雜事先涼好，用來澆汁，味道上就厚實多了，且牛雜的香，手擀麵濃的甜，層次感分明，再佐以小香葱，鮮味就足了，據說，曹操帳中謀士會連吃三碗仍意猶未盡，古時文人都是有氣節和風骨的，吃麵者，絕對沒有恭維的成分。

曹操喜歡借着美食談時局，他說，一碗麵，好比一個國家，牛雜是武將，香葱是謀士，綠豆芽是文官，武將的油膩，需要文官的清新來調解，若要讓個中關係俏皮一些，就需要謀士撮合設計。此為麵語，更是智者的風雅之喻。

今天，在曹操紀念館門前遇見牛雜麵，就好比在魯迅故居前遇見茴香豆，哪有不吃的道理。

我叫上一份牛雜麵，順帶叫了一份醃辣椒，在初伏的七月，吃得大汗淋漓，昨夜的空调病也隨着一身透汗全然不見了。回到家，沖個澡，嘴角仍留有牛雜麵的香。